



十月把兩個名字塞進同一個抽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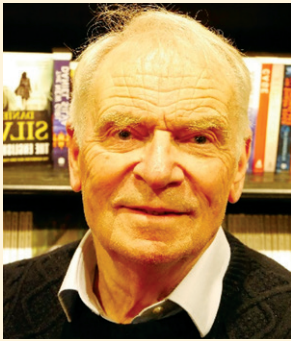
並不是什麼對稱。10月5日，只是一顆石子落進井裡，砸碎了水面；三天后，另一個女人在井底撈起了一塊帶血的青苔。

這是作家傑佛瑞·阿徹（Jeffrey Archer）和安妮·卡森（Anne Carson）在2026年十月的對位。

古典世界的碼頭上，船隻的靠岸與離去從不是孤立的事件。

荷馬在《伊利亞特》第六卷中寫道：“落葉的世代正如人類的世代。”

十月的門扉在一開一合之間，完成了兩場關於時間的對稱儀式：一朵名為安妮·卡森的古典之花在斯德哥爾摩的綻放，一片名為傑佛瑞·阿徹的樹葉，在倫敦落地。



傑佛瑞·阿徹（攝於2024年）

傑佛瑞·阿徹的生命是一場龐大的、戲劇性的敘事。他像奧德修斯一樣機智勇敢，又像彌達斯國王一樣擁有金手指，將人生材料轉化為財富。

1974年，他因遭遇詐騙幾近破產。在古典悲劇裡，英雄此時應當流亡。但他拿起筆，寫下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古希臘語中，Tino 意為“付出代價”或“清償”。

阿徹的筆成為硬幣，買回了自己的命運。

1979年，《該隱與亞伯》，3000萬冊的銷量，一座世俗的豐碑。

人類對“兄弟相殘”與“階層流動”的永恆饑渴——那是自創世記以來就未曾改變的敘事母題。

傑佛瑞·阿徹懂。安妮·卡森在《解創愛洛斯》中探討過“缺失”與“邊界”。阿徹的政治生涯，恰恰是一場關於“邊界衝撞”的實驗。

阿徹29歲成為最年輕的議員，柴契爾夫人的座上賓，終身貴族。站在權力的碼頭指點江山，宛如拜倫時期的漂亮精英。

劇情突然轉向。1999年，阿徹踮起腳尖——倫敦市長的桂冠——一個長了斑點的金蘋果。

他伸出手，卻踩進了1987年自己親手挖掘的虛假不在場證明裡。

四年徒刑。

貝爾馬什（Belmarsh）監獄的牆壁是灰色的。阿徹坐在裡面，把鐵窗的陰影當成稿紙上的行距。對於一個真正的敘事動物來說，囚籠可以被吞噬、消化並轉化為版稅的物料。

他寫《獄中日記》。他從未被告逐，他只是不斷地給自己製造替身。

2002年，阿徹因為在開放式監獄溜出去和朋友晚餐而被重新關回嚴密的主樓。而卡森出版了《如果不是，冬天：薩福殘篇》（If Not, Winter: Fragments of Sappho）。

她沉浸在古希臘的紙片裡，試圖用括弧還原薩福在兩千年前漏掉的呼吸。

西元前五世紀的薩福曾說：“你來了，我正瘋狂地思念你。

落葉的孤線。

傑佛瑞·阿徹的死亡發生在第50部小說《亞當與夏娃》出版的前夜。

10月4日，阿徹在倫敦為讀者簽名。

10月5日，倫敦那個夜，他放下了筆。那扇寫滿敘事、欲望與神話的大門合上了。

他的死因不是詩學，是生理學。

他曾對哈珀柯林斯出版社預言，第50部作品《亞當與夏娃》將是終章。

一片葉子飄入哈代樹洞（The Hardy Tree），在風中完成了最後一次旋轉。



榮獲2026諾貝爾文學獎的安妮·卡森（1950 - ）

花開的聲音。

十月八日，阿徹死後的第三天，卡森在冰島聽到了斯德哥爾摩的風聲。

安妮·卡森，習慣用紅墨水在希臘文殘篇旁寫下注腳的女人，推開了文學的另一扇門。

生命是一場計算。阿徹的一生是“劇本的無限延展”，

卡森的一生是“對殘篇的無限打撈”。

兩扇門。一朵花。一片葉。

他們共同構成了這個十月，文學最迷人的對位。

淳子

讀卡森的詩《鏡子鎮》

加拿大詩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獲得了202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在去年她奪冠呼聲很高時，我曾去找她的一些詩來讀，其中有一首《鏡子鎮》印象深刻。

“鎮上的人們。
造了一面大鏡子。
人人跑去。
看自己。
看呀，他們說。
那是我。
看呀，他們說。
那不是我。”

《鏡子鎮》全詩短短幾行，語言極其簡單，如果把它讀成一則關於人們照鏡子的寓言，可能會錯過它有意思的地方：鏡子不僅讓人看見自己，也讓人發現，自己並不完全認識自己。瞧這模稜兩可的鏡子，像極了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現實生活中，誰都知道鏡子長什麼樣，但並不確知自己長什麼樣，有時要攪鏡自問，有時要質疑鏡子。人不是對鏡子好奇，而是首先對自己好奇，鏡中的人真的是自己嗎？最記得小時候喜歡對著哈哈鏡傻笑，照見的是自己又不是自己，變過來變過去，就好像對著哈哈鏡看一齣喜劇。

讀卡森的《鏡子鎮》，這標題讓我想起多年前在挪威放的梳妝鏡，而是一個公共裝置。每個人都可以來到它面前，所有人都必須面對同一個反射面。詩的開篇“鎮上的人們”，也許“鎮”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空間，生活在那兒的人們共用某些習慣、觀念和秩序。讀者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別，“他們”可能是一個沒有具體身份的群體，但以一種集體的方式存在。

鎮上的他們跑去看鏡子，“看自己”而不是看別人，這似乎是一場關於自我的盛大聚會。對照大鏡子，人們開始觀看自己，也開始想像別人如何觀看自己。通

追蹤太陽的軌跡，給人們帶來奇特的光亮和溫暖。

現世的高科技發展有時讓人始料未及，而這巨型反光鏡的裝置竟是在當地藝術家馬丁等人的大膽創新和推進下建成，如此鏡子可謂意義非凡。似乎，非同尋常的鏡子都出現在文學藝術作品中，比如唐朝詩人劉禹錫寫道：“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雖說他寫的是洞庭湖平靜的水面，但我年輕時遊西湖，感覺湖面就好比一面未經打磨的銅鏡，照見的是天地間幽靜空靈的自然之美。還有李白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廣為流傳的詩句讓明鏡變成了生命短促、韶華易逝的見證。更有六祖慧能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禪佛的明鏡玄之又玄，照的不是人面而是心境；如果你心如明鏡，就能照見萬物的本真，或可不惹塵埃。

卡森構建的《鏡子鎮》是一首詩，也是一幕當代戲劇，詩中的鏡子是重要的意象，也是舞臺上亮眼的道具。作者特別強調這是一面“大鏡子”，到底有多大任你去想，但它不再是我們熟悉的牆上掛的或是包包裡放的梳妝鏡，而是一個公共裝置。每個人都可以來到它面前，所有人都必須面對同一個反射面。詩的開篇“鎮上的人們”，也許“鎮”是一個封閉的社會空間，生活在那兒的人們共用某些習慣、觀念和秩序。讀者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區別，“他們”可能是一個沒有具體身份的群體，但以一種集體的方式存在。

鎮上的他們跑去看鏡子，“看自己”而不是看別人，這似乎是一場關於自我的盛大聚會。對照大鏡子，人們開始觀看自己，也開始想像別人如何觀看自己。通

常，鏡子被認為是忠實的：它不說謊，只是把眼前的東西反射出來。鏡子能呈現一個人的外在形象，卻無法告訴他這個形象意味著什麼。它不能直接回答：這是我真正的樣子嗎？這是別人眼中的我嗎？這是我希望成為的我嗎？

“看呀，他們說，那是我”，鏡中人的呼喊帶有某種興奮，仿佛鏡中的影像提供了某種確鑿的證據：我在這裡，我有一個可以被看見的形象。鏡中的形象與觀看者究竟是什麼關係呢？如果那是我，那麼我似乎可以通過影像認識自己；如果那只是我在某個角度、某個時刻的影像，那麼它並不能代表全部的我。“看呀，他們說，那不是我。”這是同一個人先承認、後否認自己嗎？還是不同的人面對鏡子時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呢？亦或是所有看鏡子的人都在這兩種判斷之間搖擺？也許，“他們”的否認不是認不出自己的模樣，而是拒絕承認鏡中的模樣等同於自己。

讀這首詩就好像在看小鎮的人照鏡子表演，那些戲劇性的對話，讓人不知應該相信哪句話，也不知道這場集體觀看究竟帶來了什麼結果。詩的結尾，卡森製造了一個微妙的悖論：面對同一面鏡子，人們既認出了自己，又否認了自己。“他們”對著鏡子無法確定，但這種不確定性恰恰構成了詩的力量。“他們”認得鏡中的這個形象，卻又覺得它無法代表“他們”。詩人沒有試圖證明鏡子是準確無誤的，或者證明鏡子是帶欺騙性的，而是讓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聲音同時存在。卡森的詩《鏡子鎮》充滿玩味，詩保留了故事的簡單，又有點像兒童寓言；鎮上的這面大鏡子改變了人們生活的空間，也改變了他們觀看自己存在的方式。

海曙紅

臨海聽鐘·法蘭西暴亂警示錄

序言

歲在丙午，法蘭西大選前夕，政治治安危機猝發。極左勢力合流，煽惑打砸搶燒，千百場所淪為火海廢墟，救災消防與執法人員頻遭逆襲。街衢喋血，秩序蕩

然，其背後隱現派系操盤爭權奪柄破壞社會之黑手。

東方既白，南溟潮生。澳洲雖孤懸重洋之外，然民主體制亦面臨嚴峻挑戰，更須警惕內外勢力在背後興風作浪，撕裂社會。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前車之覆，軌後之鑑。倘不及早防微杜漸，安知今日塞納河畔之烈焰，他日不延及悉尼、墨爾本之海岸？遂作詞四首，既直擊法蘭西之亂象，更深思澳洲之防患。

其一：破陣子·歐陸驚變

火暗法蘭西夜，風驚大選前秋。市肆長街遭劫掠，柴炭黎民抱恨愁。群魔肆縱謀。弩箭橫穿巷陌，水龍難救高樓。烈焰驚心繫黎庶，幕後陰手再暗流。誰人在運籌？

其二：滿江紅·巴黎煙火

落日巴黎，驚看過、煙迷霧鎖。大選近、鼙鼓聲動，狂瀾難奪。蠻宇千間成劫灰，長街暴虐誰能活？向逆行、烈焰襲擊，飛血沫。

陰謀急，檣面底；暗手現，人心撥。嘆故園何託，遠方殘破。極左操盤爭權柄，金權政治機關閣。待明朝、看究竟是誰，收碎末？

其三：鷓鴣天·南溟警鐘

萬里重洋隔九霄，他山之石莫輕拋。法蘭西夜硝煙起，坎培拉前警鐘敲。防暗箭，息風潮。休教幽暗亂今朝。多元本是和諧曲，莫讓機關掀怒濤。

其四：臨江仙·鑑往知來

一自歐羅巴示警，中天月照南溟。莫言重洋隔危城。蠻宇遭劫掠，水火逼生靈。滲透陰風機變惡，權謀暗爪潛形。澳洲防患貴澄清。人心齊底線，法律護安寧。



二泉映月

吳伯誠

月亮停在水面
一枚尚未癒合的傷口
幾縷回聲
把月光織成細雨

荷葉輕輕一顫
一滴月色墜落
水面裂開
另一輪月亮
夜很深

泉水倒映著
一雙借不到火的眼睛
沿著沉默
一寸一寸
把黑暗
磨成銀色的聲音

很多年以後
月亮仍落在泉眼中央
音符早已沉入水底
只有漣漪
一遍一遍
替夜晚完成
最後一輪月亮

史志